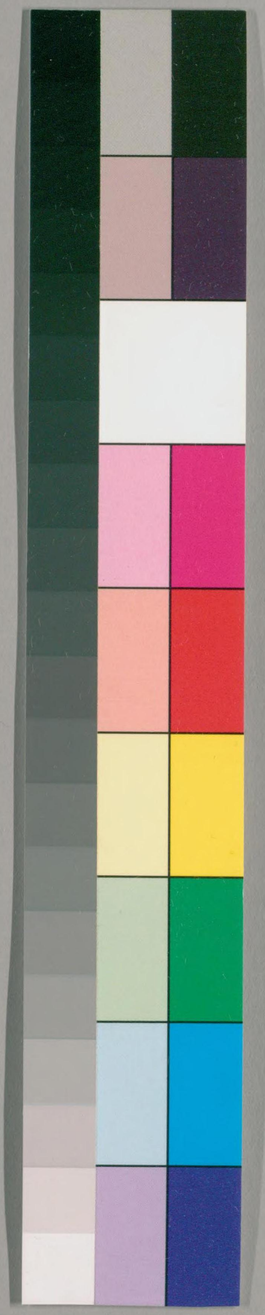
老子翼註

853
6
1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老子翼序

老子ハ明レ道ヲ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レ以爲ニ譚レ兵ヲ而作レ之言ト夫有レ以啓ニ之ヲ豈其佳レ兵ヲ善レ言ヲ戰フ之歟余カ曰ク老子ハ非レ言ヒ也明レ致レ柔ヲ也天下之喜レ強ヲ者莫レ逾ニ於兵ニ而猶然以レ柔ヲ詘レ之ヲ而不レ柔ハ可レ知已柔ハ也者剛之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853
18

也道無レ不レ在而獨主レ柔而賓レ剛何
居余曰老子非レ言レ柔也明レ無レ爲也
柔非レ即爲レ道而去レ無爲也近レ剛非
外於道而去レ無爲也遠故自レ柔以
求レ之而無爲可レ幾也夫無レ之不レ能
レ不レ有猶レ之柔レ之不レ能レ無レ剛也而建
レ之以レ常無有レ夫建レ之以レ常無有則
世之仁義聖智不レ至レ絶而弃レ之不
レ止也是亦歸レ於舉而廢レ百者耳
余曰老子非レ言レ無レ之無レ也明レ有レ之
無レ也無レ之無者是レ舍レ有以適レ無者
也其名爲レ輓斷レ有レ之無レ者是即レ有
以證レ無者也其學爲レ歸レ根苟物レ之
各歸レ其レ根也即芸芸竝作而卒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即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即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明有即無審知有之即無也則爲無爲事無事而爲與事舉不得以擬之矣斯又何絶棄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也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譚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尸之有樞也參之近儒如契之有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顧二十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以来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輒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既久浸以成痾偃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嘆曰鄉也未嘗不非意識而或思滅識以趣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心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真我而不知無物之非我皆譚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人矣時友人翟徳孚好言老子間舉呂相訊余以近寤疏之徳孚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爲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徧讀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得六十有四家博哉言乎其間叛道離經之語雖徵徃徃有之而合者爲不少矣吟言迴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爲盡容成子書列子又言谷神不死爲黃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皆已出也況余之於斯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第取蒋人所疏手自排纘爲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德乎幺方解陰符未竟也俟其成當竝出以示學者今姑敘之藏於家

老子翼序

夫老子所貴道無為故其著書稱微妙太史公謂其言至深遠矣老子豈故創為異說以滋天下之惑必使人若其道而化哉夫亦見所獨到處甚々高故其言始不與世合夫天地人物其初果有乎誠無之也探造化之根源發玄微之妙旨致虛守靜自有而

萬曆丁亥冬仲焦竑弱侯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無乃可長生久視耳至若雄雌白黒
剛柔取與迺其所明御世之術恬淡
無為之妙也詎淺又未深于道者所
能測哉嘗攷軒岐氏之言曰無勞爾
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則所謂無為
者蓋有自焉而非故為異説者也迨
後世宗老氏者出群起而異之則各
持所見喜為高論老氏之書不為天
下裂乎吾友焦弱侯氏深嗜其言而
洞析微旨于是窮搜博採取其最以
成編命曰老子翼蓋可羽翼道徳者
工梓之叙其所自得者附云
萬曆戊子清明日王元貞孟起父書

王氏弇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老子翼目錄

卷之一二
采摭書目
上篇
卷之三四
下篇
卷之五六
附錄
考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采摭書目
洪武御註
開元御註古本
政和御註
開元疏
開元廣疏義
韓非子有解老喻老二篇
河上公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嚴君平指歸
鍾會註
王輔嗣注
鳩摩羅什註
肇法師註
傅奕校定古本 唐太史令有老子註今惟古本一篇存
杜光庭廣聖義 後蜀廣德先生天複辛酉著廣聖義五十卷
陸希聲註 唐相
李約註 唐兵部郎勉子

顧歡註
李榮註
司馬氏論四卷 溫公
王介甫註
蘇子由註四卷 元豐庚辰造
陸師農註 宋中大夫知亳州時造
張文潛義
呂吉甫註四卷 元豐間進
王補之義 元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王元澤註
程俱老子論見北山集
陳象古註二卷丞議郎建中靖國間造
陳碧虛藏室纂微應宏閒造
薛致玄纂微開題科文蚘
李息齋註嘉謀著淵德纂經先天道德經解藏本
強思齋玄德纂疏二十卷乾德間造
章安解義十卷政和間進
江澂疏義十四卷政和間進
鶴林彭耜集註十八卷
董思靖集解
饒陽李霖取善集
趙志堅疏義
邵若愚直解本來子紹興間造
程泰之註大昌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乾道間造易老通言宋學士
趙秉文集解
時雍全解
龍興觀碑次解無名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葉夢得解
劉仲平註
劉巨濟註 巨濟宋職方郎中
劉辰翁點校道德經
黃茂材註 知荆門軍事淳熙間造
林慮齋口義 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
白煮清老子解玉蟾
劉師立節解 真靜子紹熙間造
劉惟永集義 大德間造
丁易東解 石潭大德間掘窓院編修
吳幼清註 澂
林志堅註
盱江危大有集義
鄧錡道德三解 大德間造
張嗣成訓頌 至治間造
李道純會元 至元間造
杜道堅原旨 當塗人大德間造
原旨發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薛君采集解 蒐亳州人考功郎中嘉靖間造

王純甫老子億 道武城人祭酒礼部侍郎嘉靖間造周易億四卷老子億四卷

李宏甫解老 載贊温陵人姚安六年所著有李氏春秋

焦氏筆乘 余提綱旧讀書目所劄記間及老子者今悉附入

老子翼卷之一

上篇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可道之道。如禮不虚道之道。常者恆久不変也。毋者言物自此生也。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徼竅也。通物所出之孔竅也。又邊際也。歸也。陳景元曰。大道邊有小路。一曰徼下易東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毋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以無名有名爲讀或以無與有爲讀然老子又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是可以無與有爲讀乎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有常無常有爲讀者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正詰老子又曰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子爲證據老子以讀老子可也

程俱論

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見設爲乘者三演爲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將以示天下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己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不可常道可名之名不可常名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名之名者五千之文之所以傳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蘇子由註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道可名不可常名惟不可道道而後然而仁不可以爲義而禮不可以爲智可道可名之名仁在義爲義禮智亦然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不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可道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凡名皆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而不知其妙則麤而不神苗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

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象妙之所從出也

吕吉甫註 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而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而殆則非常名也萬物一齊各歸其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爲道而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道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天地之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無則一亦不可得有無名則一之所起有無名有無無則雖未有形且已有名矣名爲二而名之者爲二二與一爲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無所不見也故惟常爲可以觀方其無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于此觀其徼故曰萬物皆作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矣所以見其微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顧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

大道也无形徼者小道也有也吾欲观其妙則與妙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不独此也至于玄又玄非衆妙之門言其于徼妙有无之間兼摠而皆妙也

筆乘 徼讀如边徼之徼边者德之化也列子曰徼也者无之為言物之尽处也晏子曰徼也言蓋无之為无不待言已方其有欲之時人皆執以為有然有欲必有尽及其尽也極而无所更往以復歸于无斯与妙何以異哉故曰此両者同謂之玄雖然老子亦不得已為未悟者言耳实非舍有以求无也苟其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無安得為无蓋不滅色以為空當其有時实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故不即空不然其所謂無者為常无之有亦惡得謂之常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頌不平也生成形傾和隨皆以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処上下声音符）

陸希聲註 天人之所謂美惡皆生于情以適情為美稽為惡以至善不善亦然人所美者未必美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何則情之所生必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于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太同所謂有元之相生者情性之相因循難易之相成也夫為治者以情化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相形者美惡之相奪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声音之相和者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相隨也于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万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固已信之使善信者固已信不信者吾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无棄人使在物无棄物教无棄人使在物无棄物教无弃人使在物无弃物教无弃人使在物无弃物教无弃人使在物无弃

無君夫將安去之哉

陸農師註 美至於無美美者天下之善也善者天下之真美也真美離斯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善知善之爲善故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始終此勢之然也夫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于爲而萬物之理已則萬物之作與之而不辭吾何容心哉

王无咎 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與之而不辭萬物性命于爲不有萬物之爲也吾亦與之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爲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

有鶴脛之長而後知有鳧脛之短有鳧脛之短而後知有鶴脛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爲是而百谷爲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爲是而川瀆爲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爲君則餘律和之餘律變謂聲音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美謂之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惡謂之不善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爲往來興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于無爲而未嘗爲教出于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心哉若無往不妙則萬物之作吾不見其爲與爲其作興之者不見其爲與爲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爲與爲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爲與爲之者不見其爲與爲之者不見其爲與爲

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爲爲然後成此其序也

息齋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後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爲美孰爲惡孰爲善孰爲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爲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爲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于物之先順物自然爲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爲未嘗爲終旧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生之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之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吳幼清註 五者皆言其偶獨聲音不言者蓋止曰闢翕清濁則人不知其爲言聲音也言聲音則其有闢翕清濁之相偶自可知故止言其實而不言其偶也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教無所爲以不教而教故其事無所爲以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可與對若有爲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爲美爲善而美與惡對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此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

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聲夫音符王輔嗣曰心懷智腹懷食幹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弱之

蘇註　尚賢則民恥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貴難得之貨也獨不貴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亦虛其心而不害其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其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則是心與腹皆實則民不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二者術之則民不爭志與骨皆弱則是志與骨也知所以無欲無所用乎矣即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

呂註　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心焉因天下之財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于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民之盜常出于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爲盜矣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不尚賢者非遺于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者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以存諸心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宅虛其心則神不擾而腹實矣賢藏志而骨者賢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揺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無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利故不敢爲也夫唯如此則爲無爲而無不治也

李宏甫註　爭盜之原聖人啓之也故上者爭善其次
盜國皆起于見可欲焉可欲者衆則民
志亂矣惡能治乎太上於此益真有以
不見可欲而已夫腹之所以不見可欲而已者心累之也今一
不見有可欲可尚可貴之事則心虛而腹自實矣骨
之所以不剛者志弱而骨自強矣所以然者無欲故也夫民生
有欲無知則已聖人者又日引之使有知也陳之以仁
義禮樂導之以法制禁令設爲宮室衣服車馬冠婚喪
祭之事以啓其無涯之知而後從而節其無窮之欲
是猶混沌鑿天而徐以丁葦障之也胡可得歟太上
則不然常使混混沌沌無有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爲而
無爲矣夫無爲由于無欲無欲由于無知夫一人何
以能使民之無知哉曰太上者固自謂未嘗有知
也固不見有可以治乎民者而使吾心之欲之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

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
帝之先　冲本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
故不言定處　唯道獨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
其先而云似

蘇註　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
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
乎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
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
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攖也不流于妄不攖
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
也光至燭也塵至雜也雖燭雜塵無所不同恐其弃萬物
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
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
也故曰此益帝之先而又先乎帝則莫或生
之者
矣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則沖者陰陽和也陰爲虛陽爲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窮也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唯其如此故淵乎似萬物之宗而來其爲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爲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爲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曜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者非可以爲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爲無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自生哉自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帝則其爲帝以始帝則其爲形器之先可知矣

息齋註　道沖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不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而道未嘗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進而必爲之忘挫其銳者不必爲也未嘗有良而不爲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爲也未嘗取善而爲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爲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住于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邵弁註　銳者所以爭挫其銳則解紛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已言下二其字以人言

宏甫註　夫沖漠而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則失其所以沖漠者矣淵乎常止雖萬流歸之而不見其盈聖人體道於身淵深靜遠無有涯涘一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示不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于世同塵以譬于俗湛乎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

吾恐此道也雖黃帝未必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歟夫海爲衆流之宗而海無有也但見其消乎而已矣聖人爲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乎而已矣彼騁能挾才露光耀衆者皆自以其宗者物者也非萬物之宗矣夫惟無其宗者乃可以爲萬物之宗而其誰能信之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橐他各反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擴所以受籥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也屈鬱也抑而不申之意數音朔屢也

蘇註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自生自灭非吾仁之也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設之于祭祀盡飾以奉之末而弃之行者踐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之亦適然也聖人之于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灭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幾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呂註　夫道冥于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惡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百姓爲芻狗芻狗之爲物無所事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者也百姓者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者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唯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者也則人也而體此道者言出于不言而已

言無言則爲無爲可知也發于聲而爲言見于事而爲爲或言或爲其實一也何則言爲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于不言則異乎索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孰知此則知言出于不言矣言出于不言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人莫不然也而不能者以無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不有不無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知之所以言多言數窮不如守之爲務也

【王純甫註】　芻狗喻聖人過化之妙多言數窮不可言也蓋道本不可言名而狀之以橐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泥其眞而徒與我嘵嘵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也守此而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爲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于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于道德也自史遷已然況其他乎此即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老子蓋預知之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喻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後妙莫測故曰谷神牝能生物猶前章所謂道關其何窮之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爲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于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于道德也自史遷已然況其他乎此即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老子蓋預知之矣

【蘇註】　谷至虛而猶有形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則失之矣

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呂註　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牝者有無之合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爲亡邪則綿綿而已故曰用之不勤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無所容心胸合而已何勤之有哉

杜道堅註　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于老子而言黃帝書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爲多如經中凡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蘇註　天地雖大而未離于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于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于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亦得則天地亦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註　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窮行者也嫌不足于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于時故

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于玄牝玄牝之體立于谷神之不死不死則不生生者能生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然則聖人豈以有其身爲累哉綴于不得已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而身先立于無何有而物莫之能止故曰後其身而身存公而無私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

程俱論 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人不知其爲人已曰人耳謂其養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有其生不可以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爲中道夭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于道而永生者乎未之思也

息齋註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由物不已測天未嘗愛其施地未嘗息其生走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丕變不壞浩然與天地同流故于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爲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所得以非身爲身故天下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成人之私物得其私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治去聲夫音扶尤過也

蘇註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而既已麗于形則于道有間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澗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爭于善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呂註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之體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爲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爲道幾于道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況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故以心則善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其派爲川谷其委爲瀆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以動則善時要之出于不爭而以吾善地爲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故無尤

吳註　上善若水者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適處衆人所惡畀污之地故幾于有道者之善也彼衆人所善則吾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取衆人之所好者爲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于處下有似于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宏甫註 言天下之善者莫善于水而聖人之善若水何謂善蓋凡利于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又未必能澤于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何以見其不爭也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獨處險衆人處順彼或處逆衆人處潔彼或處穢所處盡處衆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爲上善也君善地七句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揣初委反遺唯季反持而盈之謂盈而揣之也古文多倒語耳懼其溢而左衽以救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

焯註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也如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持也

若失聖人有而不有向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月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月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呂註 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溢則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乎

元澤註 持而盈之有意于有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爲有而有之以爲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者巧于度情銳者利于入物自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過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而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

人因時乘理而接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
迫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
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爲己自
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于坐蒙憂患
無以自存唯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
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宵然不知其在彼邪
在我邪然則益持盈以爲慊揣銳以爲工乎苟非無
我之妙其何以與于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蠻師立】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
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
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
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
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息齋註】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爲善也知其
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爲得也知盈而持
知銳而揣已爲不善況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
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莫知其止富貴而驕未

能驕物先喪已心是爲自遺其咎四時
之運功成者退天道如此況于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
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
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
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載白虎通曰魂魄何謂也
營魄難滯載而乘之言無住著也營如經營怔營之營
止皆于義未協言魂魄者雖近但不曰魂載魄而
曰載營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況以此載
彼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滌如水之濯除如糞
之除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
莊子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畜詩大反養

蘇註 魄之所以異于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一魄爲物故雜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在其于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難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于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于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鬼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眞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自知也神治則氣和氣和則神虛之極也虛之極爲柔實之始也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如嬰兒極全聖人外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于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于性等虧

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于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忘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雌者亦不失時而已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于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荀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于物來而應之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以生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呂註 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不爲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

生始化曰魄與精爲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與神往來而不營一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環而無隙之謂也一湛然無爲如其生之始化則能無離矣能無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疵矣凡動之後我必知之而能無疵則雖愛國治民不以事累其心而能無爲矣內之滌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爲則天門開闔常在于我而能爲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于無知則真知也是其所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有長而不宰者乃其所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爲天也玄德無疵天德之謂也

息齋註　載初也營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初造魄抱魂于魄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氣致和一而不雜非氣之效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者不欲分心以愛民務愛兒乎趣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民愛始不足以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民民將自化故曰能無爲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闔變化所出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爲雌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爲然猶爲靜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爲窺于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而不恃以爲功長而不自以爲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宏甫註　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營魄載之則不神然則一神焉耳矣抱元守一則神魄自不相離而庶乎知神之爲矣營衛也夫嬰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等百無一能也而其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爲抱一矣瑕疵未能無疵則可爲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爲之而不欲分心以愛民務愛

民者不免役神以治國是一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天門開闔非神其誰主之而不能以自生也故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定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此無他皆起于一念之神之所爲故也夫神虛也虛則自然明白神全靈也盡則自然四達而其誰能離之然惟其有知也是以無知能無知斯知之矣有知則魄載神無知則神載魄神載魄則一魄載神神則一故不可以有知也又不可以不知也知此者是謂玄德深矣遠矣是故可生而不可有可爲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宰嗚呼盡之矣

【筆乘】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陽曰魂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魂陽曰魂是也大氏清虛則魄爲魄如水凝則爲冰泮則爲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營營昏昏趨乎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體四大本空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

爲無滓情歸性衆人離之而爲二我獨抱之而爲一入道之要孰切于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於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疵病也衆人之疵粗而易除學者之疵微而難遣何以故道之所謂疵則學者狃之爲獨見者也金屑雖精入眼成翳以覺爲礙以解爲縛可勝病乎是故當滌除之也老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以乾斷爲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爲也專氣致柔者非孿閉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爲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于生之畜之爲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爲也爲雌也無知也則生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

德而何。關尹子曰。在己無吾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說亦甚明矣。緜老子者猶謂其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攷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耳。益不足辨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轂古本反。輪也。考功記曰。轂一尺。埏和埴也。考工記曰。埏埴。和土也。埴黏土。燒以爲陶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以致其用。非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徼歸也。觀其歸而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蘇註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乎無。其居則不遠矣。至于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之爲利。而無之爲用。而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之爲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爲無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以爲有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呉註

輻。輪之轑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之黏膩者爲器。謂以水和黏土爲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然車非轂。鎖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無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

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爲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爲用也故取三物爲喻

【薛君采】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即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善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聲鳩摩羅什曰並平聲爽平聲差也行去聲

空與聲相空與聾音何異爲腹猶易艮其背之意不腹知足聖人爲之目視外約云目無厭聖人不爲故云彼腹實內故云此

【蘇註】視色聽音嘗味其來皆出于性方其爲性而未有物也至失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皆出于性而未奪性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爽雖聽而實聾雖嘗而實爽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于馳騁畋獵令人發狂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眾人爲目目之所以爲目者以其無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爲口者以其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離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

【呂註】目之所以爲目者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爲目而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爲耳者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爲耳而無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爲口者味而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爲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離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而馳騁畋獵爲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辱殆而難得之貨爲腹不爲目故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取此無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無欲之虛靜也

息齋註 目能視色然曰以色言耳能聽音然耳以聲聾口能嘗味然口以味厭皆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乎內而耳目心口分神之用爲視爲聽爲嘗爲知若視不出色是以色奪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止于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于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于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曷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目不見也聞不以聲聞耳不聞也嘗不以味嘗口不知也知不以心知知爲心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需易足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于外腹止于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吳註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爲實腹而養已不爲悅目而徇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眞上言目盲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若下但言不爲目蓋舉一以包其四董思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承其爲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于物乃湛然無欲矣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于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聽氏不視眼眸色皆此意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

蘇註 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爲吾之爲去聲貴矣患若身當云貴身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寵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

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寵則寵固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于忘身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于展患而教之以難于有身之爲難而太患去矣性之于人生不能加欤不能損其失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于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見愛身之情篤欤疾病之變改之于內寵辱得失之交攻之于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寶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人之所以驚于權利溺于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與之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之大不能患

呂註 寵者畜于人者也下道也寵而之所以有辱者以吾有驚之則驚得之則驚既得之則驚失之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則有患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則貴之有大患者亦若是而已貴者畜人者也上道也貴而有其寵則辱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之大不能患

三澤註 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者之爲患大矣譬人有身而珍之則寒暑疾痛

貴如舜者乃眞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緒皆作無非大患乎淮南子有曰堯非有天下人者也貴有天下人唯聖人能之此有天下人者萬物與我爲一則與道冥一息矣而愚者不能自解恃形爲己故形之所纏觸途生患老子先明寵貴之累而寵貴之累皆緣有身故因竟言貴之苟身遂及無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是之謂誠忘亦明此意而孔子而已然所謂無者豈棄而去之乎但有之而未嘗有則不累矣且崇高莫大乎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人所爲齊世也亦何患之有其子寵也亦若斯而止矣

寵辱

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于寵也則寵爲下矣寵爲下故得寵失寵皆若驚然驚者纏于物而無善者也過則虎矣貴重也謂難之也人情率有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生于身也無此身則無患矣由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上辱也驚寵與辱同則何辱有身者是有大患也貴身與貴患同

則何患夫不以身視身而以大患視身無身者也而顧可以無患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譬而言之如不哲以身爲天下者天下可寄借以身爲天下者天下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其身反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援綏登車即之越人奉王一子搜非惡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夫王子搜惡爲君而越人愈迫欲得之則不有其身而身可有也復爲奚疑哉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博音團執也
古曉反
明也

李約註 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希無也少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微細也妙也彷彿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則一尚不立何況于三凡物皆上明下暗繩繩長遠不絕也及其實復歸于無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形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故以惚恍名之不見其首無主去日也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之以御眾有無不理矣

蘇註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于一而已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一則日遠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曉下昧不可以形數推之也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窄歸于無也狀其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來徐在我矣

呂註 視者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以無色也曰夷而已聽者無有也故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無聲也曰希而已搏者無有也故搏之不得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出能沒能苦能甘能

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為視為聽為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一則日遠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曉下昧不可以形數推之也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窄歸于無也狀其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來徐在我矣

呂註 視者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以無色也曰夷而已聽者無有也故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無聲也曰希而已搏者無有也故搏之不得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出能沒能苦能甘能

香不可名之以無物也曰繳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者或可以致詰而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不可以致詰則隱聰明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也聽也搏也混而爲一矣視以目聽以耳搏以心混而爲一則耳如目目如耳心如耳目矣夫道者上見其光而下爲土吾得之也其上非光也故不皦其下非土也故不昧繩繩兮謂有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復歸于無物而已雖無物之象而未嘗無物也是謂惚恍疑于無物也而非無物也惚恍則不皦不皦則不昧不昧則疑于有物也而非有物也其始無前故迎之而不見其首其卒無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不今而有所謂古者非異于今也以知古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從來自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所謂道紀也紀者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執之以爲德矣

執德之謂紀

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胞然爲一矣推而上之至于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道之情得矣

孚榮註　三者希微夷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爲一不自由己故三一不自由三故三是一是一不成一三不成三則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致

息齋註　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聲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爲色聲形器之所囿則所謂元明者乃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爲一雖寄于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皦雖

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惚恍者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之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古道以御今有則今猶古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古始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古今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豫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果謂之猶豫儼矜貌渙散也木未斲曰樸曠空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惟自持也儼若容不敢僭也氷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爲之容也能敝能不新成即弁曰能敝不新能成也不盈則能敝不新也同然皆得能成也純甫曰能讀如耐耐敝者雖舊不壞新成再造之也

蘇註

粗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慮豫然若冬涉川遑巡如也儼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若客無所不敬未嘗情也若氷將釋知萬物之出于妄未嘗有所留也若樸人僞已盡復其性也若谷虛無所不受也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而徐
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而徐自生矣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
若是耳盈生于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
也物未有不散者也夫唯不盈故其散不待新成而自去

呂註

古之善爲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則其爲士
也雖未至乎聖神所以成聖而盡神者其聞之
固已全盡矣微妙玄通深不可識阿所以成聖而盡
神也微而後妙妙而後玄玄而後通則深不可識矣
豈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強爲之容而已
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
鄰閑郤存其誠非物將之則其心不出也嚴若客不
爲主也渙若冰將釋方終之以心凝形釋骨肉但融
也敦兮其若樸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
渾兮其若濁無是非彼我之辨也人皆昭昭也孰能
濁以靜之徐清者乎徐清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先
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則無所不出矣蓋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而欲當則緣于不
得已乎氣也順心也乃所以徐清也緣于不得已乃
所以徐生也此士之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道之体
沖沖也者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而保此道者不欲
盈則虛而已然不曰虛而每曰不盈者恐人之累于
虛也累于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天
下之物有新則有敝則有壞則能不敝者鮮矣
夫惟不盈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是以雖敝不出敝不
壞則不壞不敝不
壞則不新不成矣

元澤註

士者事道之名徽而妙玄而通有此道而退
藏于密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爲
士者異于此矣故稱古之善爲士者豫者先事而戒
之謂至人無心于物迫而後動冬涉者臨事逡巡若
不得已也莊子曰不從事于務可以無戒而循戒曰
循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故常如畏鄰儉行而不
縱也儼若客不以事爲已任故其容寂也人生之始
同于大空凝爲我體如冰有冰解凍釋
故爲道有冰解凍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
ガラス使用

若事至于此其容已不滯于體漻然將釋矣竊嘗
原之人性如水爲造化所凝故結而不通彼釋者反
本而已矣材未爲器謂之樸樸性之全體由氷釋之
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離于人爲故若樸也性全
不虧而不自有其全故曠然空虛如谷之受且應也
水性本清而濁者混于物至人不自潔于物故渾然
若濁者也澄性與澄水同加功則動而弥濁唯靜以
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
靜定徐徐以生終則有始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能安之
爲此者信陰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其間故皆
曰徐言濁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動之濁與上篇徵
始之文同不盈之盈乃大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
之則是自有此道違道遠矣道本無體非器所盛用
則有餘求之不得故有道者未嘗盈而其用不窮也
得道者未嘗新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爲用通萬
物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敝生于新
敗生于成雖成道而常若敝敗矣苟得道之初

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若缺其用
不敝此篇句句有序以至于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
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沒身不殆開元疏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
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
芸芸作之狀也常即常道之常以其爲衆父故曰天下
萬象主故曰王以其爲衆父故曰天下

【疏言】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
立山雖去而後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
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于動而況其他乎不
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已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
變然後不爲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
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于性

皆復于性譬如擊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濤瀾之生于水而歸于水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爲靜命者性之妙也性可言至于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人之學道必始于窮理中于盡性終于復命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爲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爲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攖于前必求所以能應則其爲力也勞而其爲功也少聖人外不爲物所蔽其性澹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于妄矣君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所以命曰命天之命也此之謂復命方其作迹雖天地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方其作迹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于性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于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于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

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將哀而憐之何所不容哉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容則天猶有形至于道則極矣然而雖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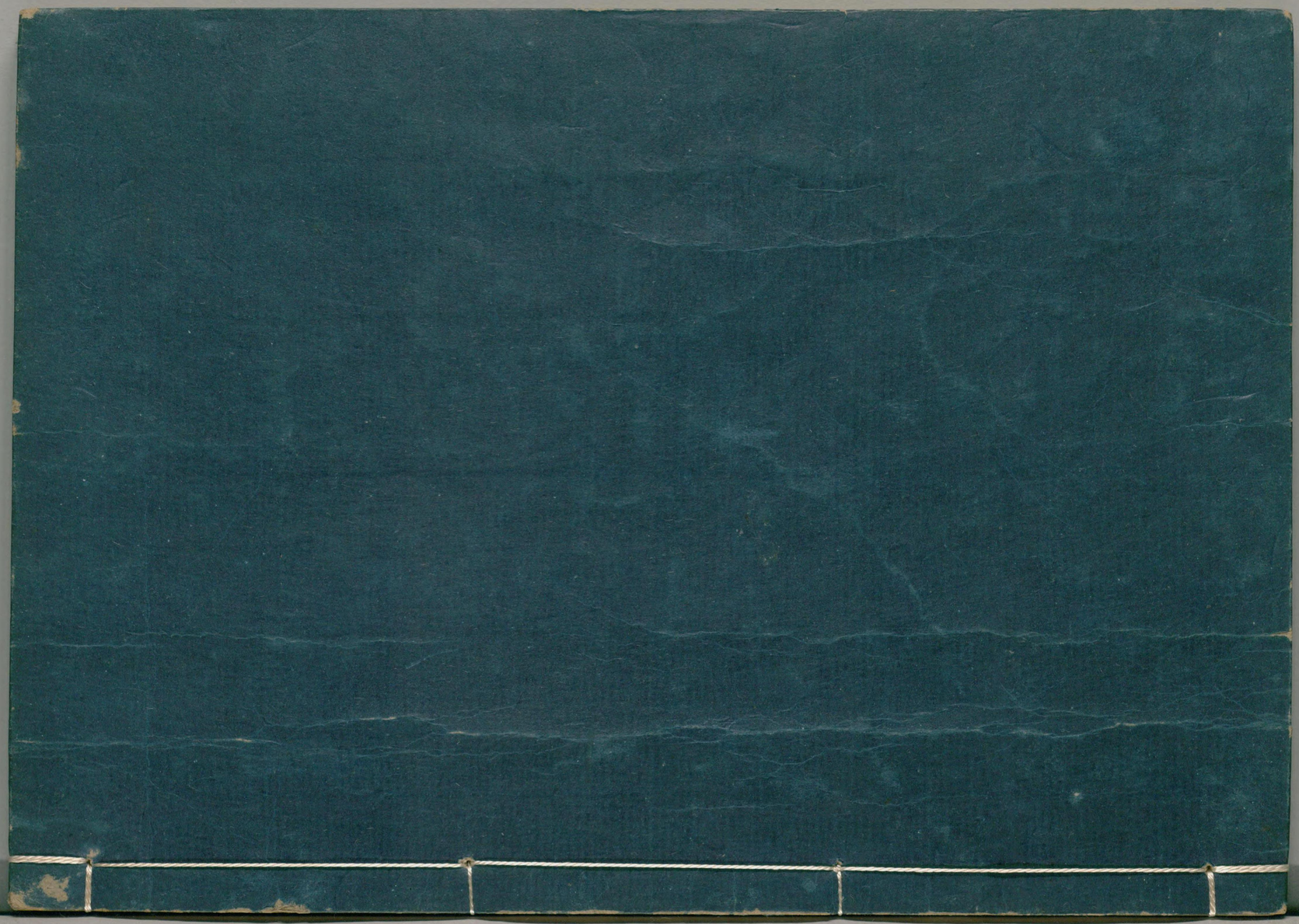
呂註　徐此道者不欲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則非不盈之至也衆人之于萬物也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在我而不在彼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方其芸芸者乃其所以歸根也故以其並作而觀其復則方其芸芸而各復歸其根也然則所謂虛者直莫之盈故虛也所謂靜者非靜之而靜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知而莫足撓心故靜也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受以生者也夫唯靜則復其所以生而能命物矣故靜且復命道至于能命物則常而不去矣故復命曰常自常觀之則吉凶悔吝常見乎動之微明孰加焉故

853
6
18

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不免妄而已能知常則容容乃公乃王乃天乃道而至于沒身不殆矣而至于沒身不殆者常之謂已

筆乘 致虛而不知寶之即虛虛未極也守靜而不知動之即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未嘗有于有觀無故耳試觀萬物方其並作若動且實而實無纖毫動與實者能如是觀復若復其始也夫未能觀復即止動求靜欲靜轉動當物芸芸復歸其根則一切諸念當處寂滅不求靜而自靜乃真靜也靜則復命矣不曰性而曰命若性可言也命不可言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理性非不妙矣而猶有妙在焉舉此而窮之盡之了不可得斯爲至命則命又非性之方矣有作必有變復命則作而無作謂之真常此非明者不能知也知常則靜則吉不知常則妄作則凶方其迷于妄也自是而非彼必不能容知常則善惡兩忘是非無朕何所不容哉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即命也至此于道乃全而可以久可以不殆特其餘事耳

老子翼卷之二終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　請求記号 853-18